

作者是活跃于科幻文坛的少女作家

神秘的日光镇

狂人幻想系列

杨 玫 著
海天出版社



神秘的日光镇

杨 玫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秘的日光镇/杨枚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4.6

(狂人幻想系列)

ISBN 7-80697-084-3

I. 神... II. 杨... I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2366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张小娟 责任技编: 陈 炯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4.125

字数: 90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9.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子

我已经很久不再梦见日光镇了。

从温顿堡离开以后，梦境里面出现的往往是最后的一日。

……火焰在各个地方燃烧，浓稠的空气也似乎要沸腾起来，四处可以听见爆炸的声音，一块接一块的混凝土纷纷地砸下来。周围的人声也在沸腾，那是我从没听过的凄惨的叫声，绝望中充满了痛苦，愤恨，疑惑……

“快走！”——苏西拼尽最后的力量向我喊叫。

我脚下的大地似乎要裂开一样地摇晃着，高楼也在晃动。周围的人在奋力地奔跑，他们挥舞着烧焦的残肢在哀嚎着，四处逃窜，只除了我。我像木头一样呆立在那里，身边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和我隔得很远很远……

“你想去什么地方玩呢，公主？”米高利双腿交叉倚门站在楼门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语气中充满玩味。在他的手







里，是一枝套上消音器的枪……

白光突然迸射出来，像阴险的蛇般嘶嘶吐着信子。外面人声嘈杂，许多人赶了上来，但是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他们尖叫起来，因为他们看见温顿堡的“心脏”已经彻底瘫痪。无数的人冲了上来，但一切已经晚了，太晚了。

……“快走，蔷薇！”贝医生声嘶力竭地叫着，他向我冲过来，一把推开了我。我踉跄了几步，在我原来站的地方，一块掉下来的混凝土砸中了他……

脚下的大地晃动得更加厉害了……温顿堡摇晃着，在一声“轰”的巨响中，它最终倒塌……

有时候也会做其他的梦……一只枭凄厉地叫了两声，扑扑翅膀飞离了树梢……一片荒凉的瓦砾场。无限的寂静，没有别的人，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这是温顿堡的废墟？那原本戒备森严的地方？

我站在荒芜的焦土上，黑色的湿漉漉的树枝横斜着。深蓝色的天际，清冷的月亮似乎是一只熟悉的眼睛，望着我的一切……

很小的时候爸给我念过《圣经》：“动剑者将死于剑。”我不知道哪一刻，那把剑会反刺向我，但是每时每刻，我都在等待。

月亮仍然冷漠地望着我……那只眼睛，它什么都知道。

已经很久没有梦见过日光镇，那曾经夜夜出现在我梦中的天国花园。但在最后一夜，我再一次梦见了它。

小镇叫日光镇。实际上，它确实充满了日光。日光镇的周围都是丘陵。起伏低柔的山脉曲线如同沉睡的少女，





第一章：回忆

我时常寻思整个故事应该怎样开头。

“写下去吧，”查理鼓励我说。他站在我背后，手撑在电脑桌上，看一行一行的字随我双手的快速动作在屏幕上闪现：“你的文字很有条理，我相信你会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地写出来。”

站在我自己的角度，这段经历是那样惊心动魄，让人无法轻易忘却。时光过得很快，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想在离开之前，把一切都清晰地记录下来。那是我的故事，温顿堡的故事，也是日光镇的故事。

对于一部小说而言，或许最难写的就是开头。好的开头会让接下来的文字如行云流水般顺畅，一泻而出，而糟糕的开头则会让后面的文字艰涩无比。我换了好几个开头，但总是不满意。在思索了很长时间以后，我终于决定：宁愿不起眼一些，也要摒弃一切可能不熟练的技巧或者花招，老老实实从那一天写起。

从那一天起，记忆终于在我脑海里开始展开，而也就从那一天起，温顿堡和日光镇在我生命中绞成了两股线，从此再无法拆开，

直到现在。

那一天，公元2017年9月3日。

早晨醒来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这里是温顿堡。

外面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弄醒了我，窗外有两棵大树，枝叶繁茂，常常会有飞鸟在上面歇息歌唱，甚至筑巢。梦便在那时候被打断，那些模糊的影子和纷乱的景物猛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微微的头疼也因此而消失。睁开眼睛时我望向了窗外，鹅黄色的窗帘已拉了起来，灿烂的阳光透过浓密的绿阴照射进来，我眯了眯眼睛，把视线转了过来。

象牙白的卧室已经不再那么陌生，墙壁上挂着笔触清新的风景画。中间是一张舒适柔软的大床，我正躺在上面。一张圈椅靠在床边，她坐在椅中，和前几天一样托着下巴对我微笑。

她今天穿了浅灰色的宽松裙，这颜色正对她那双深灰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髻，看上去比她35岁的实际年龄要老成一些。她的眼窝很深，但样子很好看，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她的微笑温和而充满慈爱，让我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那是谁呢，我费力地想着，但脑子里只有隐隐的影像。但已经比前几天好多了，前几天我脑子里只有一片空白，或许不多久，我会想起一切。她就是那样告诉我的。

看见我醒来，她对我俯下了身，询问似的望着我。我微笑着，第一次清晰地叫出了她的名字：“苏西·斯内普！”

她惊喜地拍着手笑起来：“你终于记得我的名字了，蔷薇。我就说你一定会慢慢适应这个躯体的。我想现在你的大脑已经开始接受那个芯片了。当初刚植进去的时候，贝医生还担心将来会产生排斥反应，我想现在他终于可以安心了。好孩子，将来你的情况只会

越来越好的，相信我。”

“我相信。”我伸了伸胳膊，“前两天我还觉得有些僵硬，现在我可以随便活动手脚。不过前两天我的记忆还真的有些不好。”

苏西赞许地点点头：“是的，这一个月来，你每天早晨醒来都会问我是谁，这里是什么地方。我想苏西这个名字对你提了不下一百遍了。好了，蔷薇，想喝点什么，牛奶？”

我的确觉得有些口渴了，想了想：“牛奶。”

牛奶端了过来，我坐起来喝了一大口。心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苏西，昨天晚上我又做梦了。”

“梦见了什么？”她在圈椅里坐下，和气地问我。

“日光镇。”我慢慢地说，眼神有些恍惚，“这段时间我老梦见这个词，起初只是一个声音，到后来就慢慢地有了一些纷乱的图像。那几个大字在无边的黑暗里飘来飘去，突然都碎成了粉末，慢慢地落到了很深很深的深渊里面。远处好像有两个影子对我伸出手来，我感觉他们很急切地想抓住我。说不清为什么，他们给我的感觉很亲切，我奋力地向他们跑过去，但我无论跑多么快，他们还是在那么远的地方，距离一点都没有缩短……”不觉间我收了口，眼前似乎又出现那两个影子，耳边有细细的声音，那声音如此亲切熟悉，又如此遥远。他们在叫我的名字，蔷薇。

耳边听见苏西微微地叹了一口气，似乎有说不出的担忧。我转过头看她，苏西的神色有些阴晴不定，她没有注意到我。“苏西？”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这时候门铃响了，苏西赶快站起来去开门。

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是9点正。每隔一天的这个时候，那个人都会来接我去十三号楼的医疗室。如果没有猜错的话，现在门外的也应该是他。



果然，门开了，那个人走了进来。苏西跟在他的后面，这里的人似乎对他都有一种畏惧。无论是每天来这里给我打针的护士，还是在门外看管我的守卫。他们的动作会变得十分谨慎，甚至屏息凝气。

那个人现在已经走到了我的床前——他有着薄薄的嘴唇，让我莫名地想到刀锋；而当他那双比鹰眼还尖锐的黑色眼睛盯着人时，似乎会把人的心肺都刺穿。说不清为什么，我有些害怕他，虽然他常常和我说笑，而且戏谑地称呼我为“公主”。现在这个人正俯下身看着我，笑容十分醒目：“早上好，公主。”

“你好，米高利。”我伸出手给他。他微笑着握了一下：“看来我们的公主恢复得不错。大胡子老头现在该放心了。”他说的是主治我的贝医生，贝医生有着浓密的白胡子，总是喜欢皱着眉头。那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头，但对我却十分细心爱护。

“她今天能叫出我的名字，也认得温顿堡了。”苏西在旁边轻轻地，她的脸上毫无笑容，似乎有些紧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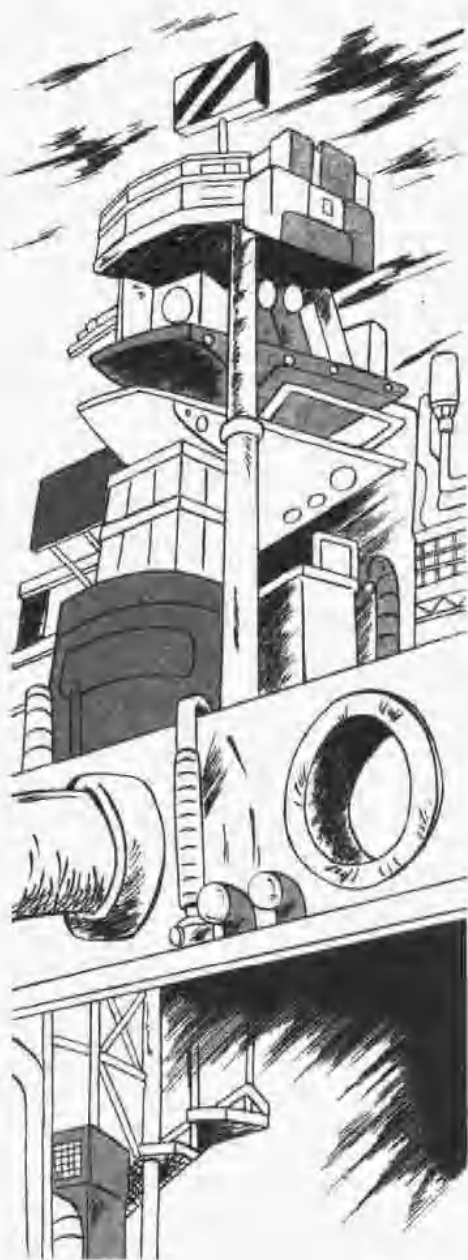
“那么我们现在就去医疗室吧，怎么样，公主？”米高利挑了挑眉毛，“穿衣服吧，我在外面恭候您。”他戏谑地说。

苏西早已为我挑选好了该穿的衣服，我慢吞吞地穿上衣服。米高利在走廊上像一个真正的绅士那样挽住我的手，几个警卫在后面簇拥着我们下了楼。米高利的车等在外面，他亲自为我开了车门，然后载着我向十三号楼开去。

十三号楼。

或者我应该先说说温顿堡。

温顿堡，直到现在我也只知道那是一个科研基地的名字，由许多个井井有条的建筑组成。分为物理部、化学部、生物部等等。有



时候苏西会带我到外面散步，那些银白色的，有着金属外壳的房子在远处闪耀着炫目的光芒。苏西常常指点给我看，说哪些地方是我不可以靠近的，而哪些地方却可以进去参观。建筑群沉默地矗立着，有一种说不出的威慑。那些房子新旧不一，有些建筑看上去已经经历了一番风霜。苏西说温顿堡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由几代人共同完成的，外面的人很难掌握完整的结构图。

那么这里是什么国家呢？我曾傻傻地问苏西。她笑起来，抚摸着我的头说，这里是H国，一个科学技术相当发达，财力雄厚而且拥有最新尖端武器的国家。我是H国的人，虽然你是华裔，但你的国籍却和我一样。不过这里也不完全只有本国人，事

实上，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优秀的学者被选入温顿堡，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享受着绝好的待遇。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H国是从来都不吝花费的，尤其是温顿堡。温顿堡虽然不隶属于国防部门，却和国防部甚至内阁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每年都可以从国家的手里拿到一笔相当可观的科研经费。

那么我呢，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疑惑地问苏西，你们说我已经15岁了，可我之前的任何事情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是温顿堡的人啊！”苏西温和地对我微笑着说，“我们的小蔷薇得了重病，以前的身体坏得不能用了，于是他们就给蔷薇换了一个新的。虽然和你以前的一模一样，但是你身体的各个部位包括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都需要一段时间来和你旧有的思维适应。不过没有关系，你看你现在不是正在慢慢地好转吗？”

我们并排坐在温顿堡的草坪上，苏西把我的头揽在怀里，向我讲述着身边那些人的小故事，比如从印度来的贝医生；比如每天给我打针的黑人女护士梅斯等等，但她从不讲起米高利的事，或许因为连她也不知道。米高利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但他在温顿堡的地位很高，具体是什么职务，或许除了和他同一级别的就再没有人清楚。

到下午5点钟，温顿堡的钟声在各处都敲响起来，那是下班的时候。我看着许多的人从各个楼里鱼贯而出，一边说说笑笑一边向餐厅走去，他们的肤色有白的，黑的，也有黄的。温顿堡的餐厅早已做好了各种风味的菜，从巴西到蒙古，从中国到厄瓜多尔。我有些羡慕地望着他们进去，饭菜的味道十分浓郁，但我只能吸吸鼻子闻。苏西不准我进去，因为米高利交代过，我只能在自己的那栋二层小楼吃，而且吃的全是富含维他命却淡而无味的营养餐。

夕阳从西面照射下来，我伸出手挡在自己的眼睛上面，远远的

地方有一栋独楼，它不是特别高也不是特别新，但却给人一种独立圈外的冷峻感，不容人轻易靠近。

那是什么地方？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放下手问苏西。

“十三号楼。”她回答我，“你就是在那里进行医治的，但除了医疗的时间，你也不能靠近它。那里是温顿堡守卫最森严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十六层楼中，每层楼都对应着温顿堡一种学派中最精华的部分。

梦中那些模糊的影子再次浮现在眼前，他们似乎是无法摆脱的幽灵一般隐藏在我的思想中，总是冷不防地跳出来，呼唤着我的名字。已经是第十七次了。从我的身体机能开始慢慢恢复起，“日光镇”和他们就开始出来，吞噬着我的梦……那是噩梦吗？但感觉却是那么地熟悉和亲切……头又开始有了微微的疼痛，我定了定神，意识到自己正在米高利的车上，米高利坐在我身边，几个警卫神情机警地坐在后座。车正驶向医疗室。

黑色的车在温顿堡的通道上安静而平稳地行驶着。两边是高大的树木。周围草坪里的灌木正点缀着粉红色的小小花蕾，香气袭人，不时有蜜蜂盘旋在上面。十几分钟后，车停住了，车窗外便是那座著名的建筑：十三号楼。

宽敞的玻璃门在阳光下闪烁着白色的光，两边各立了两个荷枪的警卫。米高利向警卫们展示了证件，又把证件插进玻璃门上的一条细缝。门缓缓地开了。

我跟他后面走了进去，那几个跟随我们来的警卫笔直地站在外面等候。上电梯前，我回过头看了玻璃门一眼，苏西说过，它只是比普通防弹玻璃更结实一些，但若有人想强行通过的话，里面便会有致人死亡的光发射。



电梯在我们的面前停了下来，我们走了进去。米高利按下按钮，几秒钟以后电梯平稳地停了下来。门“叮”地一声开了，外面走廊上的光屏显示着几个英文的大字：“第九层”。

长长的走廊连接着各个房间，我的治疗室在最尽头。那是一间异常整洁的屋子，里面有着全套最新式的器械及训练有素的护士和最出众的医生。主治我的贝医生是印度人，苏西曾对我说起过，贝医生年少时随父母来到H国，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了温顿堡，如今他已经63岁了，是温顿堡医术最高明的医生之一。

贝医生在里面踱着步等候我们，一见面，这个老爱皱眉头的白胡子老人双手插在浆洗得干净挺括的白大褂口袋中，有些不耐烦地说：“你们迟到了。”

他对任何人都不掩饰他那暴躁的脾气，甚至对米高利也不例外。但米高利似乎从不计较这些，他耸了耸肩：“对不起，我们的公主今天早晨穿衣服慢了一些。不过有个消息，我想你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公主的身体性能正在慢慢好转，今天她的记忆系统有了很大的进步——她能叫出我和斯内普小姐的名字，而且记起这里是温顿堡。”贝医生从眼镜下面瞥了我一眼，但我倒看不出他有多么高兴。

那个棕发的矮胖男子也在那里，他神情漠然，甚至有些敷衍地向米高利点了点头。

“来了就开始吧。”贝医生大声指挥着护士帮我换上检查时穿的那身特制的衣服（它像一张皮一样紧贴在我身上，人们可以从和衣服连接的那台计算机上看到我身体各方面的基本数据）。而他自己转过去慢吞吞地整理着医疗器械，嘴里小声嘀咕着一句话：“招回的魂魄倒是这么快就适应了新的躯体！”

我的心震动了一下。这句话如此熟悉，我似乎听过的，在一个